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美
女
劍
客
紅
衣
劍
客

諸
君
幸
勿
誤
認
此
人
也

華文出版社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美人如玉剑如虹

(上)

诸葛青云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1989年·北京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美人如玉剑如虹

(下)

诸葛青云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1989 年 · 北京

责任编辑: 田 耕

封面设计: 冯光美

DK96/16

· 台港澳小说名家 ·

美人如玉剑如虹 (上、下册)

李

诸葛青云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燕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6.5 字数 362 千字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0 册

统一书号: ISBN7-5075-0043-8/I·20 定价: 7.00 元

总 序

近 30 年来，台港澳文坛大放异彩，各种文学流派，各类文学体裁争奇斗妍，为世人瞩目。台港澳文学不仅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学，而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占有特殊意义的一席。中国当代文学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大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这几个部分。把台港澳文学引入中国当代文学这样一个大系统中，有比较有联系地去发现它们之间的个性与共性，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工作，随着台港澳文学作品日益广泛地在大陆出版流传，人们对这一问题将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台港澳文学的特色与其所处的特殊时空环境和那里作家的特殊心态是密切相关的。台港澳文学本是中原文化向海外的延伸，但多年的沦失和海外的孤峙，造成了这些地区特殊的社会情态和心态。经济结构的变化，工商社会的形成，使城市文化意识的出现为现实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刺激了寻根恋旧的乡土文学和满足文化消费需要的通俗文学的勃兴，使当代台港澳文学成为一种多元抗衡的角逐状态。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有特色的一支，近 40 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侧影。

60 年代以来，台港澳地区的许多作家已厌弃了情绪化口号式的反共文学，他们不断追踪世界文学新潮流，大量吸收和移植西方现代文学，把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

等各种文学思想和文学技巧引入文坛，作家们在作品中着力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追索与玩味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70年代，台港澳文学开始出现一种回归乡土的意念，作家们再度肯定文学必须扎根于人生和社会，努力探讨转型期社会中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这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介绍较多的有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但忽略了一些在台港澳文学界影响很大，被称为“祖国乡土文学”的作品，这其中的代表作家有在台湾文界号称三剑客的朱西宁、司马中原和段彩华。这些作家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作品虽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某些误解和隔膜，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司马中原的作品，雄豪奔放、沉郁悲楚，即便是描写村野趣闻，也渗透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到了80年代，台港澳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一部分有深刻使命感和历史感的作家，冲破了各种创作上的禁忌，他们不仅开拓了政治小说的新领域，也将笔触伸入前辈作家不敢涉及的禁区中。家庭、婚姻、爱情这些永恒的文学题材在这时期得到更为尖锐与深刻的表现。这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女作家群的崛起，近年来30岁上下而已蜚声文坛的女性作家有朱秀娟、肖丽红、蒋晓云、袁琼琼等10余人，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地与男作家并驾齐驱，大胆言人之所不敢言，把现代女性所面对的种种困境和挫折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昂自16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就以探讨性爱问题无惧地向文坛亮出桀傲不驯的风姿。20年来，她力排俗议，在自己认定的创作道路上开拓前进。她写少男少女的性无知而受到的身心伤害；写性虐待来控诉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以性反抗表示妇女要求在两性关系中扮演主角的心理；以性交易揭露出台湾工商社会中商品交换对两

性关系的渗透。与黄色小说不同的是，她并不描写那些庸俗不堪的调情动作与挑逗性的场面，而是力图通过男女双方的性心理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伴随她笔下的性爱场面而来的不是官感的兴奋与刺激，而是一种苦闷感与沮丧感。男女双方在极端孤独与苦闷的情形下，妄图通过性爱来排解痛苦，达成心灵的沟通与关系的融洽，结果反而落入更为绝望的深渊中。狂欢后的惨淡、颓废恰恰衬托出人物的无味与社会的病态。李昂及其他女性作家的小说使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台湾女性面对的种种难题。看到当代台湾青年在两性问题、爱情问题上的新思索和新的体验。

近40年来，在台港澳，大众文学、或曰通俗文学也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收。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认为，必须修正“纯文学”曲高和寡的封闭性。使作品为更广大的民众所喜好与接受。在他们的努力下，当代台港澳地区大众文学的范围已从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大到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领域。应该指出，大众文学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畅销书也不一定就是文学商品化的标志。毋庸讳言，台港澳地区的通俗文学有相当数量的庸俗低级、黄色无聊的作品，但也应当看到其中不少是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优秀作品。在现今台港澳地区，新武侠小说流传甚广，颇为有识者称道。台湾最有影响的大型纯文学期刊还不定期地刊出“武侠小说试验”专页，大力介绍新武侠小说的精品。在台港澳地区，最有影响的新武侠小说作家是金庸与古龙。金庸的小说集30年代以来各派武侠小说之长，并吸收了现代西洋文学的写作技巧，惊人的想像、丰富的传统文化素养使他的小说魅力无穷。古龙起步于金庸之后，却比金庸影响更大，至今已经出版了《孤星

传》、《园里弯刀》、《流星、蝴蝶、剑》、《多情剑客无情剑》等80多部，其中不少已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系列电视剧，他的小说开创了台港澳武侠小说的新局。其代表作之一《陆小凤》共分6部，每部既可单独成篇，而全书又有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在情节处理上，常借助于类似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运用时空的延伸、压缩穿插以及多景别、多视点的衔接组合。在《陆小凤》一书中，还借鉴了外国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采用了相当多的推理判断和大段的戏剧性对话。除金庸、古龙外，在武侠小说这一园地中大显身手，纵横挥洒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还有倪匡、肖逸、卧龙生等人。他们在创作上都能突窠破茧，从刀光剑影里提炼人伦精粹；于柔情侠骨之际，呈现生命哲思，笔法虚实错落，时空跳接圆融。

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也是台港澳文学中大放异彩的一枝奇葩。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在美专攻电脑的理学博士张系国是台湾当代科幻小说的奠基者。自60年代以来已结集出版的科幻小说有《星之组曲》、《夜曲》、《王玉碟》等。他的科幻小说，文字精美、幻想奇瑰并且有深刻的思想性，强烈的讽刺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台港澳科幻小说园地不倦耕耘并取得相当成就的还有卫斯理（倪匡）、黄海、安宇等人。

应该承认，台港澳地区许多大众文学作家，都注重使自己的作品符合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但他们也并不固步自封，在传统中注入了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性，使自己的作品推陈出新，既满足了台港澳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也开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新生机。对于这类文学作品不屑一顾，拒之门外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

80年代初期，大陆陆陆续续开始出版台港澳文学作

品，金庸、琼瑶、三毛都曾热过一阵，但是对于台港澳文学系统的、全面的、不带偏见的介绍和评判这一任务并非已大功告成。最近，台湾当局对台胞来大陆探亲有所放宽，这是我们多年来力争按“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国家统一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岛内外形势发展的结果。随着探亲而来的还会有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这可以说是一个大趋势（《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5日第一版）为了配合这一大趋势，增强台港澳地区对祖国的信任感和向心力，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深化台港澳文学的出版介绍工作，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台港澳小说名家》丛书。在选编时，我们既注重那些艺术性较强的具有某种前卫意义的探索性小说，又不忽视那通俗性可读性较强的小说，也不排斥某些在政治观点上错误而在艺术上有可取之处，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台港澳社会现实的小说。为了避免重复出版，我们力求把主要篇目用于大陆目前较少注意的作家作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台港澳文坛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作家。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一个，让大陆文学界更全面地了解台港澳文学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和创作特色，从中汲取有益的创作经验，让大陆读书界更细致地品尝台港澳文学的各种风味，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和文化素养。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台港澳当代文学中，小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最能表现出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特点，也具有其它文学品类所不可比拟的更大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以选编台港澳小说作为我们全面介绍台港澳文学、台港澳艺术的开端，在适当的时机，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台港澳地区文艺各个门类的书籍。

龙年伊始，神州大地改革浪潮更为汹涌澎湃，我们这套丛书也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作为一种尝试与开拓，它可

能不免幼稚甚或失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朋友们的关心，特别是台港澳地区作家们的指正与帮助。

1988年3月

钓鱼，除了职业性的以外，应该是极为雅适悠闲的赏心乐事。

无论是举网捞明月，移蓬卧晚风，或秋风芦被梦，春雨柳溪潮，甚至于柳宗元所吟咏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均有其极高乐趣存在。

如今，有人在钓鱼，但似乎是鱼在乐，人并不乐。

地方够美的，在一片极美的湖荡之侧，几株极美的垂杨之下。

时光也够美的，是一年中最美丽的春天，和春天里最美丽的黄昏时刻。

人也够美，但美的有些凄凉，有些憔悴，有些高傲，有些孤独！

钓鱼的，是一个三十上下的青衫儒生，锐朗的双目，和挺直的鼻梁，以及微薄而下掩的嘴唇，显示出他高傲坚毅的性格。但眉间，鬓上，却似乎堆积了过多的忧愁，一袭青衫之上，也容留了过多的风尘酒渍！

鱼呢？鱼不知道美不美，只知道够大。

因为青衫儒生下钩未久，浮子便被一扯入水，手上也感觉到剧烈震荡！

这显然是大鱼上钩，但青衫儒生却不扬竿，任凭那尾上钩之鱼，在水中往来狂游，只是目光中流露某种愤恨的，冷冷注视，仿佛他把这尾鱼儿，当作了甚么深仇大

怨，要尽情凌虐，等待它筋疲力尽，百技皆穷，然后，再……

蓦然间，白光闪，手内轻！

湖面上，多了一片不属于岸边垂杨的特殊树叶。

钓竿梢头，飘扬着一截断线！

鱼，更乐了，因为它虽上了钩，却获得意外助力，恢复自由，度过劫难。

飞叶断线的举措，不是寻常，仅从武学功力白表现程度来说，也非一流高手莫办。

但青衫书生的感情，似乎早已麻木，他——对这意外事件，竟连理都不理，决未表示出半分惊讶！

白光又闪，这次不是飞叶，似乎是面小小镜子，在斜阳影里闪光？

青衫书生冷漠的像座冰山的神色，空然有了激动！

他目注镜光闪处，双眉方挑，便有一片寒光，凌空飞来。

青衫书生略一伸手，便把寒光接在掌中，果然是半面菱花破镜。

他更激动了，用颤抖的手，从颤抖的青衫怀中，摸出了半面菱花破镜，两者破痕相符，正好合而为一。

所不同的，凌空飞来的这半面镜子上，比青衫书生怀中的另外半面镜子，多出了三个字儿，那是被人用尖锐之物，所镌画上出的“白水镇”三字。

青衫书生的双目之中，突然湿润，他把钓竿随意一插，便插得深入湖畔石中，揣起破镜，狂吟离去，他吟的是李商隐的名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

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这是一座不太小的酒馆，但今日生涯却超乎意外的特殊繁盛！

青衫书生沈宗仪平日极少藉酒浇愁，但今日却为座上客之一。

未进酒馆，他颇为酒客的异常拥挤，略感诧异，但一进酒馆，便告恍然？

原来，往日酒馆之中，只有美酒，今日却多了一位美人。

看来是过路的，一位四五十岁的青衣老姬，和一位十八九岁的白衣少女。

老姬平凡，那白衣少女，却委实太美，美的超凡，美的脱俗，美的极其冷艳高傲。

酒馆之中，鱼龙混杂，慢说登徒市井之流，免不得品头论足，口角轻狂，便是一般正经酒客，也莫不都对这绝美白衣少女，特别多看两眼，甚至于互相猜测，是何来历？

只有沈宗仪是例外，他只以眼角余光，略为一瞥，便大踏步地，从白衣少女座边走过，在壁角僻静处坐下，要了两壶白干，半斤牛肉。

天下事，妙不可言，沈宗仪不看白衣少女，这白衣少女，却在看沈宗仪了。

她叫岳倩倩，青衣老姬是她乳娘，某地省亲，路经此处。

岳倩倩平素最引为自傲地，便是她那天人颜色，认为对于任何异性，都会发生莫大吸引力量。

通都大邑的富家儿郎，甚至于特殊高贵的公子王孙，谁不见了她目授魂飞？谁不见了她直眉瞪眼？

想不到，在这小酒馆中里，有了例外，沈宗仪昂头天外，眉锁重愁，彷彿对于岳倩倩的绝代容光，根本不屑一顾？

岳倩倩有点不服气了，她竟偷看沈宗仪，心想到要看看这罕见怪人，直至何时才会对自己注意？沈宗仪又从怀中取出那面碎成两半的菱花小镜，端详注目，不住倾杯，转眼间两壶白干，便已饮尽。

他微一抬头，向穿梭于酒客丛中，送酒送菜的店家道：“胡老七，再把这上等白干，替我再来两壶！”

胡老七因沈宗仪虽非常客，却是街坊，恰好手上正有一壶白干，遂应声笑道：“正好，这盅还有一盅，沈爷，您先喝着，我再替您去取。”

他边应着话，边踱走向沈宗仪的座头，突然耳边响起一声：“且慢，这壶酒儿给我！”

语音娇脆，宛如珠落玉盘，好听已极，正是岳倩倩所发。

这一来，胡老七可傻了眼。

手上的一壶酒，业已答应先送给沈宗仪，却不料岳倩倩会横加拦截？

虽然，后面有的是酒，再要十壶百壶，也不虞匮乏，但谁先谁后，一个处理失当，便难免会在酒客之间，造成不愉快的场面。

胡老七一怔之下，堆起笑脸，走向岳倩倩座旁，正待发话，沈宗仪已在壁角，远远地说道：“胡老七，把酒给那

位姑娘吧，我不喝了。”

虽在发话，目光仍注向窗外，仍未对岳倩倩这边，看上半眼。

话完，掏出一块银子，放在桌上，便欲飘然离去。

岳倩倩陡然发话之故，就是为了沈宗仪是乎对自己不屑一顾的高傲神情，有些不服，才故意找事，加以撩拨。

谁知沈宗仪虽然答了话，冷傲神情却一丝未变，并索兴不再饮酒，意欲离店而去。

岳倩倩正觉扫兴，谁知更扫兴的事儿，竟又接踵而来：

那是有第三者，又说了话！

适才岳倩倩的语音，宛若珠落玉盘，十分悦耳，如今这第三者的语音，却宛若破锣，又像狼嗥委实难听已极！

不仅语音难听，语音也颇欠庄重，他是说：“姑娘，像你这样水葱似的人儿，怎能喝白干酒呢呢？呛坏了喉咙，岂不叫人心疼？”

胡老七眉头一皱……

他对这既似破锣，又似狼嗥的语音，太已熟悉，知道岳倩倩的美色撩人，恐怕要出事故？

发话人，是当地的混混头儿，姓哈名八。

果然，哈八这一发话，岳倩倩双眉力挑，闪动着两道美的不可方物的含怒目光，盯在就坐在她邻座的哈八脸上，冷冷问道：“尊驾在心疼谁？”

美人薄嗔，原自另具风韵，哈八看在眼内，醉在心头，索性站起身来，涎着脸儿，贼忒嘻嘻笑道：“在座之中，除了姑娘，谁还值得我哈八爷蜜爱轻怜……”

“蜜爱轻怜”四字才出，岳倩倩便一声断喝：“白嬷嬷，替我掌嘴……”

“拍”！这是一记耳括子！

哈八在当地横行已惯，没想到在岳倩倩一声娇叱之下，那被称为白嬷嬷的青衣老姬，竟然真敢动手揍人？…

…更没想到对方手法这快，打的这般清脆……

等到觉得掌影闪动，再想闪时，已然闪避不开！

于是，脆响起处，哈八的左半边面颊，陡然红了起来，并胖了起来，并仿佛连嘴唇都被打的肿起好高，真像是一只正在摇尾乞怜，或呜呜狂吠，却被人狠狠踢了一脚，很显得狼狈已极的哈叭狗儿！

“哐……”

“刷……”

“哐……”是酒客们的惊奇喧闹声息……

“刷……”是有五六条大汉，同时站了起来……

这五六条大汉，有的与哈八同坐，有的则在邻桌，但均是本地混混，所谓“蛇鼠一窝”。

其中一个臂肌坟起，身材魁梧的黑脸大汉，瞪着两只牛眼，厉声叫道：“好家伙，娘儿们竟敢动手打人？来来来，我焦天挺脱了衣服，奉陪你们玩玩！”

边说边作，剑及履及，话到尾声，上衣业已飞落地上，露出了黑黝黝的一片胸毛，看光景竟是想连中衣都一齐脱掉！

这可是一记恶毒绝招！

因为从白嬷嬷打哈八耳括子的俐落程度看来，是个练

家子，并可能连对她发号施令的岳倩倩，都会几手，并非红妆弱女。

但不论他们是否会武，或身手多高？对于焦天挺这种脱了衣服打架的无赖绝招，却根本无法招架。

岳倩倩是黄花闺女，白嬷嬷是妇道人家，与一个上身赤裸大汉，当众动手，已极难堪，倘若对方的中衣再卸，那……光景简直将使她们羞窘得无地自容……千钧一发之际，影儿又动！

刚才哈八贼忒嘻嘻之际，所闪动的是白嬷嬷的掌影！

如今焦天挺大耍无赖之际，所闪动的，是条青色人影！

这青色人影，远远来自壁角，但却捷似飘云，一闪就到！

焦天挺想解中衣，但束腰丝绦，却被那青色人影，抢先一把抓住。

青色人影，是沈宗仪！

岳倩倩眼见将遭奇辱，方自窘得玉颊飞红，如今突见沈宗仪出手解围，不禁心中一宽，从唇角掀起一种含有双重意味的嫣然微笑。

所谓双重意味的第一种，比较简单，是奇窘得解的宽释微笑。

但第二种却比较复杂，是含蕴着自傲的满足！那意思是认为沈宗仪外表冷淡高傲，其实仍为自己的绝代姿容所动，暗中加以关切！

刚才，白嬷嬷的掌影一动，哈八的面颊便突然肿了起来！